



潰瘍
城在

淡水河長，淡水河漲
淡水河漲要過了堤防
人們還在夢鄉
淡水河長，淡水河漲
淡水河漲要過了堤防
美麗還在夢鄉
淡水河長，淡水河漲
淡水河漲要過了堤防
台北還在夢鄉
台北城在潰瘍



「中原標準時間：二十點整。」播音員磁性的嗓音不再悅耳，我只聽到了胃裏咕咕嚕嚕的抗議。打從下午五點，出納組長一聲「抓帳」令下，就沒沾到一粒米飯，撥算珠的手像蝸牛一樣爬在鍵盤上，眼鏡疲乏的溜下鼻樑……。

「借方」、「貸方」、「小計」、「合計」、三毛，三毛那裏去啦？！

「活期存款和了。」

「活儲也和了。」……

「我抓到了——」登時撥算盤的手都停了下來，數十道眼光投向我，我像中了愛國獎券特獎一樣，連眉毛都笑開了，把一張寫得像鬼畫符似的支票向同事們亮了一亮，三毛在這兒哪！呵呵，真是「不亦快哉」！

晚餐實在不該貪吃了三碗紅豆湯，現在肚子開始發酵，胃裏有一股「浩然之氣」一直一直往下衝……

這間演講廳已經被擠得水洩不通，連隻螞蟻要翻身都不能，台上的人講些什麼，我聽得朦朧朧朧的，身子骨不得舒展，擺左擺右都不穩當。

「哈哈——」台上不知道講了什麼笑話，台下個個捧著肚子東倒西歪，我趁勢……呼——真是「不亦快哉」！

是夜，夏涼如水。換上一套寬鬆的睡衣，歪在牀上讀「紅樓」，正走入大觀園中，一隻蚊子在我耳朵旁邊嗡嗡嗡嗡，我揮起手來趕也趕不走，於是搭起輕紗帳，料想這下子可以擺脫牠了，誰知道牠竟死皮賴臉鑽進帳子裏來，我把眉頭一鎖，忽然心生一計，把書本擱置一旁，兩片手掌前後後比劃了十幾招，蚊兒俯頭往下衝，「拍——」地一聲，不偏不倚打在薛

「我快亦不」的我

幡頭上，頓時，血翅模糊，殺，真是「不亦快哉」！

排球場上，我隊正與綿綿隊以14：14僵持不下。隊形轉了一圈，赫！輪到我發球，說來真糗，有人曾諷我打球好似在「撲蝶」，眼下敵隊二排竟然抱著兩隻胳膊，我安慰自己：「自家人的友誼賽，不打緊，不打緊。」眼睛一閉，使盡吃奶的力氣揮出去，「咻」地一聲，球從「小桌子」頭上飛過，不左不右落在線上，網子那邊的人全看得呆了，網子這邊歡聲似雷。接下來的一球，我信心十足，「咻」地又是一聲掠過網，敵隊無人接應，「ㄅ——」裁判吹了一聲哨子，哇噻！真是「不亦快哉」！

負笈在外讀書已數月餘，儘管不似初到異鄉時，那麼莫名其妙地抱著棉被掉眼淚，偶爾對著皎潔的月，仍會長空嘔歎，尤其當週末來臨，腳底像著了一塊磁鐵，一直要向火車站奔馳，終於按捺不住磁石的吸引，背起行囊，坐上中興號。

事先沒有通知家人，算準了家裏沒半個人影，我可以從從容容的做好一頓晚餐，給母親一個意外的驚喜，心裏想著，興沖沖的推開門，疑——怎麼沒上鎖？該不是……蹣手蹣腳的走進去，背後藏了一支掃帚。廚房裏有動靜，一雙熟悉的手正在削蘿蔔，我心裏一震，踢倒了一把椅子，兩個人同時叫出聲——

「妳怎會……」

「妳怎會……」

母親笑著說：「難怪我今天眼皮一直跳哪！」領受這份意外的意外驚喜，不亦快哉！

× × × × × × × × × ×

我的家是在深巷裏的小巷裏，巷子口有一戶人家，在樓頂上搭個木屋養著鴿子，每天清晨上學經過這裏，總會聽到隔壁人家的大哥哥，拍著手呼聲一起，鴿群就「撲撲撲」地從我頭上飛過，當時年紀還小，心裏覺得大哥哥真是了不起，連鴿子都聽他的話。

來到「興園」，發現文學院旁的南園裏居然也有個鴿築，天氣好時，我也喜歡來這裏曬太陽，鴿子們掠過池塘飛過花叢，又回到牠的窩裏，我痴痴的站在木屋下面，想起家鄉的小巷子，也訕訕地拍起手來，掌聲剛起，鴿群就翩翩然飛出窗去，翅膀也打著故鄉的拍子，我忽然覺得自己像那位大哥哥一樣偉大，連鴿子都聽懂我無言的話。

呵！趕鴿子，「不亦快哉」！

他鄉逢故知，是人生一大樂事也。

上街買東西，我向來是不看「人面」只看「貨物」。這一天，在中華路的夜市裏，突然覺得被人在肩膀上拍了一下，轉身一瞧，有位摩登女郎正衝著我笑：「嗨！兔子！」這人好生眼熟，居然也叫得出我中學時代的雅號，我趕緊堆起一個笑臉，把她仔細一瞧，哦！是了，國一時她就坐在我前面，叫什麼來著？我一下子楞在街頭，眼看著她的笑容漸漸褪去……

「哎呀！小豆子？」望著她眉毛上的一顆黑痔，我終於喊出聲來，兩個人笑作一堆，真是「不亦快哉」！

看書是一種享受，譬如躲在蚊帳裏讀紅樓夢；靠在榕樹下讀水滸傳；在陽台上看西廂記，各有不同的情緻，但最痛快的莫過於一口氣兒讀完一部書，像水流般嘩啦啦的暢快。

推開閒雜等事，一盞小小的燈下，一杯「鐵觀音」，一部金庸的「笑傲江湖」，心田裏沒有一點心事，把完結本留待夜闌人靜時讀，啜一口茶，偶爾也照書上所記比劃兩招，愈讀興緻愈濃，一直到把最

後一字吞下肚，雞也啼了，伸一個懶腰，人生最閒也不過如此，「不亦快哉」！

× × × × × × × ×

孩童的眼睛裏裝的是快樂；孩童的囁語說的是天真；孩童的世界就是一座沒有圖案的寶藏。

曾經有一次，我到一幢四合院裏訪友，院中正有一群孩童在玩「躲貓貓」，歡聲洋溢，我瞥眼看見角落裏，有個很小很小的孩子，穿著吊帶褲，臉上還掛著鼻涕，獨個兒在玩要，他抱著一張和他差不多大小的椅子，仔細一看，椅子已經缺了一腳，他蹣跚的走到水缸旁邊，慢慢把椅子擱在地上，椅子因為缺了一腳，站也站不穩，「碰」地一聲就倒了，這時他跑到一旁摀著耳朵，不時咯咯的笑著，過一會兒，他又回來搬那張椅子，重覆剛才的舉動，這樣來來回回的搬弄了十幾次，他却樂此不疲，愈笑愈開心，我也沾染了他的開心，跟著大笑不已，因他滿足的快樂而得到快樂的滿足，「不亦快哉」！

× × × × × × × ×

五柳先生讀書常不求甚解，怡然自得，我亦有另一番陶然，且聽道來：

紅樓夢第九回，黛玉聽寶玉說上學去，因笑道：「好，這一去可是要『蟾宮折桂』了。」月宮裏折桂枝，這詞兒說的是啥？高中嗎？納悶不解。翻看成語源：比喻登科。避暑錄語四：「世以登科爲折桂，此謂卻說對策自云：『桂林一枝也。』自唐以來用之。」疑難頓解，不亦快哉！

× × × × × × × ×

在生活的情緒上，我講究中庸之道，有念必消，有淚必流，白天裏挨人罵了，聽一則馬路新聞義憤難平；或有哀念底事，夜來就在日記本上，寫段武林俠小說，把惡徒「弄」到一場生死決鬥中，也不讓他痛痛快快的蹣跚到懸崖底下，或是給人點了啞穴；或是被廢去武功，俠客也不說一句話，把劍一揮，眼光一飄，瀟灑酒洒的走了，好歹總是有個了斷，不亦快哉！

× × × × × × × ×

偶然有人送我一盆蘭花，嬌嬌巧巧的還像個孩童，來人也叫不出她的名字，只說開的是黃色的小花

，我也不管她賣的什麼鬼葫蘆，一股腦兒接收了。

每天餵她清澈的水，興緻來時也彈彈吉他，唱首「蘭花草」給她聽，一寸一毫拉拔出她的根芽。

今年夏天，她終於扯下了面紗，一朵朵精緻的美麗開在枝極上，好似跳圓舞曲的長髮姑娘，我竟分不清她們誰是誰，像初生的嬰兒一樣，她也渴望一個名字，不忍心令她失望，我開始在鳳凰城的大街小巷裏尋找……終於在一個小角落裏找到了她的母親，花園裏的老先生指著淡黃色的小圓裙：「妳看！會跳舞的蘭花。」妙！不亦快哉！

第一次下廚房，捧著食譜研究了老半天，挑了四道菜，穿上圍裙一展身手，抽油煙機「轟隆隆」的響，一顆心也「碰碰碰」的跳，塩罐、醋罐、醬油罐一把抓，一個小時後，滿臉煙屑的端上菜來，真是慘不忍睹，「麻婆豆腐」燒成了一團糊，「糖醋魚」的皮不見了，「炒豆芽」變成黑芝麻豆腐芽，只有「蛋花湯」還算體面，一向不信教的我，也暗暗禱告：「阿門」！

只見爸爸和哥哥交換了一個眼色，四隻筷子在盤子和碗裏來來去去，必是上帝聽見了我的話，不一會兒，盤底朝天，喔！不亦快哉！

滾圓飽滿的一粒瓜躺在沙田上，老農說：「摘下來吧！」當下幾個人合抱了起來，哥哥一隻大手當空劈將下去，「ㄅㄤ」的一聲瓜迸開了，紅潤潤的肉實露了出來，雙手各挖了一塊塞進嘴裏，一股似溪流般的清涼沁上脾，啊！不亦快哉！

老家在「山上」，一個樸素的村落，離開十年了，不知她是否思念著棄她而去的異鄉遊子？

踱到家屋的前庭，嘎！怎麼突然變得分外狹險？難道走錯路了？但是低頭一看，院子中央的地縫依稀可見，我記得這道縫是我和堂姊吵架時，劃界的「黃河」，它竟是還在哪！繞到後庭的果園，小時候

爬樹摔下來的那棵番石榴樹也在啊！撲撲下領的那道疤，可是我怎麼敢相信呢？

「誰人在這？」一道蒼老的聲音隨著腳步聲而近。

「石柱伯？」我認出鬚已花白的老村長，老人連忙抽手拿起眼鏡，仔細瞧了半天。

「呵呵呵——妳甘是阿矩的囡仔？夠久夠久沒回來囉！」

「是啊！我們都常念您哩！」

「來！去村裏走走。」

村裏的人剛從田裏回來，村長伯逢人就指著說：「阿矩的女兒回來囉！都這麼大了……」嬸婆、堂嫂……招呼我吃便飯，我一張口不知要擱在那家？被派命來接客的孩童把我圍在廟口……

我——終於回家了，不亦快哉！

× × × × × × × ×

牙痛痛了三天，兩堆肉頰已腫得像饅頭，搗著一張苦瓜臉，去敲牙醫的大門。一支鉗子在我只剩一條縫的嘴裏敲敲打打，「蛀牙了，現在還不能拔。」我又搗著一張胖臉回家去。

終於挑了一個黃道吉日。「今天可以拔啦！會痛一下下。」醫生呲牙裂嘴的笑著說。我把心腸一橫，「沒問題。」鉗子開始動土了。「啊——」「嘿嘿！拔掉了。」醫生把一顆爛牙夾到我面前，我搗一搗塌了個坑的肉頰，嘻！不亦快哉！

× × × × × × × ×

在生活裏掙拾輕微的喜悅，不亦快哉！